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韓對　有補　婁宗　封國　公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高宗皇帝十八

紹興五年五月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面對　上曰自今臣僚韓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　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瑗爲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爲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　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　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　國朝自有

書院爲資善堂

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　上曰　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　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　藝祖開創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　上嘗以語鼎浚庾與求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觀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内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書院成　上曰只以書院使爲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爲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　給事中廖剛言今諸將之兵被於江

廖剛屯田三說　造小戰船　論人才可觀

淮不知幾萬數日待哺於東南之精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當行於淮南今閱數秋未聞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乃獻唐郭子儀漢力田科蜀諸葛亮事為屯田三說上之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癸未詔江浙四路共造五車十槳小船三十言者以為緩急遇敵須用輕捷小船相參乃復為之　甲申　上諭輔臣曰昨路允迪來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宜遭變故令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為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

張絢劾楊沂中

御史張絢遇諸塗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遊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求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抹竹栽街市貨賣若不嚴行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體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乃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爲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乙酉祕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銷減

論南兵可用　論體貌大臣

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爲一
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　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
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俊軍中往往率先犯陣
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
之易實害治體　國朝自　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
位以來恩意尤篤　上曰　祖宗體貌大臣恩意甚
厚與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
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不以道爲詩人所譏彌正
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主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
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
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

禁金翠飾

李椿年論三弊

獎諭胡寅

見就緒　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孰與謀議
詔禁銷金翠羽為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
丙戌新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李椿年再得召見論今
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多闕少二曰
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又口
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失萬農
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　上首肯之
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
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蘚入
雲中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

胡寅極論遣使

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切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

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者誰歟見
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的耗者誰歟因講和而
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
使者還言邊方帖服國勢奠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
在　二帝知中國所恨在敵讐知中國所畏在用兵
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
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
必矣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决此策乎苟惟不然
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敵國則宰輔而下皆其

胡寅論邪說

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雖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罷奉使之命疏奏　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勲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

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　神祖熈之於司
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
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説繼志述
事之説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
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爲謗訕而其説盛
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
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　上皇熈之於陳瓘論列
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
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
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
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用兵以來和戰兩

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
之西北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
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
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
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蔡京繼志述
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雖珍惡不啟和者亦猶司馬
光不以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
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除阻備嘗
照知情偽於和議肇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
中興斷自宸衷含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敵聲
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適觀何蘚之

懇田為殿最

事恐知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駁駁北向以為迎 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切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 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抛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黜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闢實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乙丑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孟庾進知樞密院事 庚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

得人安民爲上瑞　諭縣令得人　軍執提舉教令

作相時每奏祥瑞獨雜以水旱螟蝗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　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郡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内外得人四民安業則爲上瑞　辛卯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持改合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奏其治狀有實也　上曰若得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十萬縣令得人則人人安業　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　辛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參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　中書舍人胡寅言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宫廟之任增待次之

胡寅論奔競

胡寅論詞臣

除所以恵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貴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任則乞超擢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執舉行成憲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詔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岳飛至鼎州之城外先遣兵馬鈐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寛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

范冲
朱震
翊善
贊讀

趙鼎
張浚
有隙

武著
慮囚

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乙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資善堂贊讀　上親筆付出制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選於屬籍得　藝祖七世孫鞠之宫中兹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時張浚在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傅亦薦冲震可備訓導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始有隙　詔以武著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二日進呈行在疏決　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每年夏熱時令提舉司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

招安周十隆

常以營造爲戒

湖賊楊欽降

行　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著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爲永制庚子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　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褊隘恐方暑不便　上曰粗令修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爲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然上漏下濕若不略與修葺非朕待遇儒臣之意　甲辰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岳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禽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徐往來之程限八日

改統元歷　造甲不擾百姓　省併鑄錢司

破賊請浚曲留以俟浚然之　飛以統制任士安為賊餌賊併力拒之凡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楊太恃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　乙巳名新歷曰統元　丙午　上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前鐵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數逐院只令行下令只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　丁未罷饒州鑄錢司合行事務催令虔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泉司所發額錢比舊十虧八九朝議以為兩司責任不專職事因致廢弛乃合為一司　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

林仲重令
李乞縣選

縣令之選其言曰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漢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爲重重其出宰百里也　乙酉　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二百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曰令宗室凋零無幾陛下

建國公出資善堂　范冲上孝經圖後

敦睦如此盛德事也　建國公初出資善堂　上命見翊善范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冲等每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抓褾軸藏之時一展玩國公嘗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後畧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祿之厚盡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爲

因旱講朝政缺失

罷科敎

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周之諸侯其入而各於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爲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命侍從官等徧走羣祀祈雨事

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曰近日蠲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意以寬民力況興求曰雲漢之詩雖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爲本陛下勤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　癸丑手詔訪聞諸路久愆雨澤繇朕不德致斯亢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譴戒弭天災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

岳飛平楊么

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並罷　荊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楊太赴水死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草木爲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

龜鑑曰竹箴之題卒誤鍾相相既擒矣么猶相也然而昌寓致討而不能平王𤫊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醴陵召間諜之因釋其縛而縱之歸使諭

寇於是公之將楊欽降卒有膽畏之歎岳飛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戮之以折其氣使爲虜餌於是么斃而誠擒果應飛來之讖此乎楊公之功烈也

大事記曰嘗謂宣王中興平外裔耳光武中興平内寇耳而 高宗欲攘裔則内寇轉廹欲除盜則外禦復張然而降張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卻丁進則有守臣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儂討李成則有張俊平范汝爲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么據上流僭號紀年尤爲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

平執
以旱
乞罷

召尹
焞

應飛來之讖湖寇盡平而外侮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庾參知政事沈與求奏自五月內于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答曰旱暵逾時甘澤未降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　丁巳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大夫之所矜式臣無能彷彿舉以代臣

張世忠飛
俊忠岳

允德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焞程頤高弟也頤死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於　淵聖方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辟之不能致紹興中避難長安偽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焞却幣奔蜀居於涪州上聞其賢故召　湖寇既平張浚乃更易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使戰守之械畢備世

減福建貢茶　罷湖州貢蕉布　甘澤應祈　許舉人用諸儒說　獎諭張浚

忠始大悅而後益忌之　戊午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挺茶並權減半　罷湖州歲貢花蕉布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　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爲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爲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甲子詔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爲合格令試院榜諭　乙丑張浚奏湖賊盡靜　上手書賜浚曰非卿孜孜爲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萬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荊襄形勢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　丙寅詔州縣毋

定省試差官例　斥假科　責不知尊王

得催理民間積欠租稅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為參詳官秘書省正字李彌正等二十二人為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桷為別試所考試官司勳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為點檢試卷官自後率如此例

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軍需名色之類科須者並罷　秘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賞而後罰　上曰士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寘之三館　庚午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同特改合入官

增户之賞　士墡遣官　罷遣童子　復一歲五享　執政兼措置財用

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仕內招復增户二千八百七
故優賞之　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墡為泉州觀
察使　是月汴京地震　秋七月壬申朔饒州進士
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乞挑試
詔賜帛二十匹罷歸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
五享如常禮　詔諸路監司帥守按試武士所能具
職位姓名來上用李光請也　己卯知樞密院事孟庾
知紹興府兼以行府關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
疾求去　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
財用　庚辰內侍盧公裔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赴
行在　上曰此人極不平穩不若與在外宫觀況朕

不假宦寺權

獎諭李綱

便置大小學教授

趙不羣再任

宮中小黃門數十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漢唐宦官傳有可鑒誡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以鑒也　壬午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　癸未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新婺州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渡江後廢趙鼎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為例　丙戌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　上曰不羣為郡有稱亷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為四方

論守令不良致盜

之勸　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爲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爲盜乎朕夙夜以此爲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

史臣曰　紹興初羣盜充斥既平閩中而樞臣議収民兵以節制之詔曰事有本末今所措置者末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憂令監司條具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患盜而矜其情寬役使厚常産以修其安民之事監司察郡縣宰執擇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具嘗聞安民矣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給淮北流民田

癸巳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　上曰淮北之民强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吏加優恤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爲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田往往耕闢已多縱使恢復亦爲朝廷之利　上曰然　乙未　上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皆有格法朕遵守之甚嚴但付之有司依法施行

史臣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必嚴其籍豈惟名器之惜哉絕外廷之私謁懼法守之易陵也與夫褻近之臣皆所深戒觀御藥院上用供奉官以

增館職十八員

詞科取人

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而不可以寄資內侍省押班必年五十以上至張茂之除雖四十八猶爲不可司馬光引故事爲英宗言之又爲神宗言之皆此意也

八月甲辰詔增館職爲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爲名臣 祖宗闢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毋有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故有是旨 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

贈邵伯溫官

科新敎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敎授石延慶二人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簽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贓汙狼藉與判官趙不愚共爲姦利表裏相濟詔浙西憲司劾治其日癸卯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　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爲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爲二士之失而罷宰相　乙酉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秘閣修撰官其家一人　丁巳詔福

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　己未詔御筆批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誣詆　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爲庶人雖無毋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疾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譴憲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　丁卯故特進申國公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卞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己未詔書也

史臣曰理能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

減罷總制錢　邵溥按史

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爲之也必有害常醜正者取三綱九法汩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之不泯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姦爲國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高宗誅姦於既死其得撥亂世反之正之理乎

是月僞齊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耆戶長雇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罕用都省請也　壬申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蜀郡守趙丞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　上曰

擢汪洋等及第

黃中對策

人情多銳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
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趙鼎曰
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 乙亥
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
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
兩宮北狩闕然溫凊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
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
念至此豈不爲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
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
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邪令天下之
弊極矣臣愚以爲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

汪洋
對策

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磨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爲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爲可復父兄之恥爲可雪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己而已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爲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區宇爲心使設施注措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西北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爲首選輔臣奏中係有官人　上問故事如何沈與

論江上軍精强　進重修神宗實錄

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　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　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第一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强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功　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　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及進呈　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揩笏展書修撰范沖進讀　上起立拱觀禮

降告身博耀　汪洋賜名應辰　賜親書中庸篇　謝博德獻六策

畢優御座　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耀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爲官戶仍理選限　己丑教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諱名　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閌校正　上將親書以賜閌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　上從之　雅州嚴道縣尉謝博德特改宣教郎簽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博德六策一曰正國體二曰正身三曰求賢四曰奉天五曰愛民六曰服四裔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帙賜趙鼎翌日

御書尚書賜趙鼎

元符邪人寧任子

張戒上書直言

鼎奏謝　上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　壬辰詔元符上書邪說尤甚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並與一子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

太上皇帝皆此類也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

上曰臣幸因輪對輒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萬幾之暇留神省覽　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處　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朝廷初無拒諫之

容張戒直言

法仁祖不及太祖

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合聖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爲　上曰不惟已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攜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戒自言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豈罪言者朕意欲賞之沈與求曰　陛下容

諭節用　　華復州
省財　　　旺光

納忠言如此何悉不聞盡言　上曰戒言朕有　仁
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　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
是朕見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
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
朕嘗置左右朝夕以爲法至於　太祖以神武創業
朕誠不及也　丁酉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
　上曰今中外小大之臣罕有任責若人人體國以
公事同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省節積少成多唯
贍軍賞功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經
意於常賦怠慢尸素者戶部宜糾劾之當議竄責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冬十月庚

鏤板　寬恤　指揮　雞鴨　諫議　書車　攻詩　賜輔　臣　吏廣　東鹽　法

子朔詔户部鏤板下江浙荆湖旱傷州縣奉行寬恤指揮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頌上德中書舍人胡寅繳疏奏曰諫議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入寇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壬寅遣中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奏謝　上曰朕觀鴻鴈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　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備邊方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乙巳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

稽考常平義倉

張浚入見

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爲二十萬緡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以備水旱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令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　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爲憂常平法自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爲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僞境震動　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與求

書否泰卦賜張浚

張浚論否泰

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脈通矣他日遂可漸爲恢復之圖　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

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 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 陛下常思其否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彙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篇莫不

李綱帥江西　陳得一造歷　定川陝舉人恩例　定宰執祿令

備具　上深嘉歎置之坐隅　乙卯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　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爲綱辟客亦爲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己任勿問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請也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　詔川陝類省試第三人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

辛酉吏部侍郎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

違水之提

論差監獄之凡

給並依嘉祐條令修立從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奏偽簽軍犯違水軍遣統制呼延通等引兵擊
殪之所胱無幾　上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
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仍出榜曉諭使彼
知朝廷矜恤之意　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
官人監獄厠理資任若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
勘不惟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欲乞應
初出官監獄厠人年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釐
務書考纔許薦舉釐務實及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
纔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
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宫觀通

祫享
太廟

俞構
論蜀事

判請給者更不差監嶽廟詔除用恩例陳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己巳詔前宰執所舉京官狀不理為職司　是月祫享太廟　祖宗並為一列不敘昭穆　新知普州俞構上書言蜀之可憂者四事大略謂昨者敵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嶺薄仙人關賴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纔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青之東境距利州纔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隘險必別生計他日分兵數

置象牙牌

賣戶帖

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臣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荊襄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扼襄鄧可以捄援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矣　十有二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先次給賜以為執守　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仍立式行下　中書門下省奏中書舍人

胡寅言六事

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略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說劍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紛紛儒風掃地謂宜稍

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二曰重縣令之任大略謂宜籍中外已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陞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教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

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
則黜汰之又命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者剡舉二人
之姦贓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四曰
京官必歷親民大略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
及親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
參部便欲直為通判作威勢驕貸賄為民之害無所
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經除授無錢息僥倖之
風勵人材之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大略
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
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
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

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皆人其餘凡繫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爲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耻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爲害滋甚矣望明詔大臣獨除近禁盡心選擇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窠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　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

兵機事貴密　上屬籍總要　吳玠得事君體　死節賜諡

昔張齊賢上書獻取河東之策　太祖怒甚至裂其
奏及左右既退徐取其奏稾授　太宗曰他日取河
東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沈幾如此當
爲萬世法　宗正寺上仙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
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奏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
對詔答不許　上謂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
其子來奏事可謂得事君之體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
周愼委曲如此良可嘉也　詔應守臣守禦臨難
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
賜諡　乙亥和靖處士尹焞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

授尹焞官

論顏真卿死節

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冊非得深純篤學之士傳其師學敎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經闈勉從弓招副朕虛佇　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卑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　上聞真卿之後有居溫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　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得處矣死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爲忠義之勸　罷吉州推貨務都茶場　癸未

省節始宮庭、 官吏減俸 詞臣不由科第

上謂輔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揀求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自渡江後宰輔已減奉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起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科第林攄顏岐及申先而已 丙戌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守而民未復業墾闢殊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詔邵溥吳玠擇二郡守相度初玠於興元洋鳳成岷

吳興田 玠屯

胡寅諭以使事出

五郡治官莊屯田又修堤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
願歸業利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
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爲耕則所得數什
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　戊子中書舍人胡
寅知邵州初寅旣論不當遣使　上賜詔書褒諭而
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
其說乃遣都督行府准備差使范寧之與閤安使何
鮮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略謂
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鉤
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
其爲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獨有一說

使　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　建炎改元以來使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敵爲父兄之仇絶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絶則金猶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　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　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　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并以此揆之則以　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至於何蘇之行

論奏案不當
賜親賢宅絹綿
預買不抑納金銀
禁重催旱傷稅

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故有是命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　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　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賕出入略加約束可也　乙未詔出内帑絹三千六百匹綿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　上諭大臣曰時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故第從内帑趲那給之　丁酉詔預借民戶和買絹紬二分止令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除頭子錢外每千收縻費錢毋得過十文　詔江西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毋

復差甲頭催稅　減料鑄錢　改神武軍名　除畫日供職例

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疃三十戶爲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　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料鑄錢每千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發伯瑜訪得諸監有古碴渝浸入地漸生鑛末乃淘拯成銅品合鼓鑄焉　十有二月庚子詔神武係北齊軍號宜以行營護軍爲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吳玠右護軍王彥前護副軍　言者論行在職事官凡有除授畫降指揮日下供職比適足以長奔競之風除命之出尚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

下闕

侍從不拘輪對　用人不分彼此　王俣國用五事

故特延見訪問所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渥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轉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　辛亥　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限南北　權戶部侍郎王俣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謹以臣愚見略陳五事一曰處冗食之兵二曰覈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寶五曰修平準之法詔戶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甲寅刑部

朝士始師川陝　久任計臣　命有司守格法

員外郎楊邁如夔州兼本路安撫使渡江後由朝士出爲川陝師臣者始此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　上曰　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爲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倘能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倘有稱職者亦當如此　辛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臺者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是非供報輔臣進呈　上曰　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爲稱職格法既定雖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浸廢也可依良貴

所請吏切中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為法之蠹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特旨為例矣而又沿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從其不齊於物而悉廢其器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雖為知是王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 祖宗蓋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蓋有所受之於下猶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

詔敕令所删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

增轉對旬　張浚措置屯田　差宣撫諭川陝

對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候都督府出使日隨逐前去江淮若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能兼須屯田而歸不爲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　丙辰都督府奏以新知鄧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　戊辰夜雨雹

上或
達旦
不寐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十九

高宗皇帝十九

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上在臨安 辛未 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强悍者流爲盜賊朕爲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 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艱之際 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

置局 賣藥　問方 令形 勢　乞均 內外 任

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　陛下聰明荀
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
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
業可建矣　壬申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　甲
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道夫召對　上
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
之基措置荊南以為守江左之策　上稱善　乙亥
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來奔競日滋廉耻道喪
指臺閣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
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
遇賜對則明與陛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

納粟 官注 授 因旱 寛恤

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爲重乎顧明詔大臣凡任臺省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爲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爲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熄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夜雪

丁丑詔納粟别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　己卯詔朕以菲德致茲旱災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字尚慮未能深體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寛恤事件布告

伯玖賜名　上神宗實錄　張浚聲劉豫罪

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　壬子宗室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　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　丙戌尚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　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　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桷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郝漸對于內殿　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

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効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意抑辜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溉能若鄧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校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勵之耳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

給還預借　因旱預修荒政

場錢先還一半不便　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文字　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爲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爲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逐路監司行下州縣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爲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處之周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

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逋負休力役甚則轉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課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焉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彌高澤濬而益深民之戴宋永永無斁宜矣

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

宗室不為將相 定買官陞轉法

也　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工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　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息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　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

陶愷主
以紹述
序

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閤門祗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閤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差役科數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從之　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　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　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

改營田為屯田

置行在交子務

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仍民間例召莊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癸卯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文鈔皆係　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糴本將悉行之東南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

乞分戶 勸上

贈鄒 謚浩

召買 人田

趙霈言去秋旱傷今春饑饉賑救之術不過二說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糶以給之然豪右閉糶蓋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紐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惠而不費之道也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庚戌詔諸路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戶絕并沒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退泥田永爲己業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睢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

書裴度傳賜張浚　韓世忠擒牙合

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圖復中原於是國威大振　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孛堇牙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引大軍進趨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敵將孛堇牙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
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侵犯王略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牙

山雷平韓忠淮
賊進　世圍陽

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墜
牙合刃通之脥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爲敵所
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
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乗銳
掩擊敵敗去　灃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爲其徒伍俊
等所殺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辛酉韓世忠自
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
使如河間求援于宗弼先是敵僞與其守將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猊與
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
乃還道遇敵兵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彦雄造其

寒食　李綱
引見　張浚
　　　始練
　　　軍事

軍大呼曰錦袍騘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
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
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壬戌詔折
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
明州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　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内殿前
一日趙鼎奏來日偶是寒食正節　上曰朕宫中每
日食後略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别無他事來日
自可引對鼎曰　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
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　上諭綱曰浚自
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䟽凡十六其論中興及

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其論金人失信略曰自金人起兵以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議者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劫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犯威勝隆德等州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

内庫樁管軍器

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顧淪於口口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敵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敵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口口口略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止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之曲也願下明詔詳述自 宣和 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 丙寅詔自今置到軍器等並於内軍器庫樁管 三月戊辰朔初收

収官吉綾紙錢　李光趙霈爭火災事

官告綾紙錢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安府多火災或頃刻爇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霈建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爲非而諫官之論當略爲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弅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爲舉職矣　己巳　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並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

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鷙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

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也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絶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

命南劍州祀陳瓘

旱傷蠲逋負

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粮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収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収其半罷給錢粮比其大槩也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庚午詔南劍州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辛未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　紹興四年已前錢帛租税皆除之執政初議閣倚及進呈　上曰不若盡蠲以寛民力乃有是命又詔旱傷四分地分閣食民戶盜刼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敺傷人罪至死

命官協力買馬

尹惇辭命再召

權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叅成日如舊　知全州
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
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員主管
錢物　上曰朕以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筭餘杭監
收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三十匹
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
買馬後二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令直清與遠協力
措置馬　癸酉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
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　靖康中累被
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
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

乞不拘輪對

張俊拒行府檄

愚分故有是命　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已經召對及已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元已見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人遇事輙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顧對雖數而不嫌倘效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之間以各展其所長歷幾輪對不爲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　上曰浚以宰相督行府若號令不行

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中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令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己卯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

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劫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劫持懷奸誠如

睿旨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　元祐之初　哲宗

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

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　祖宗之舊終　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共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　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　宣仁欺罔　哲宗以　神宗為名刼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　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

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　神宗皇帝為名刼持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　神宗皇帝為名始於　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為痛心疾首者也共惟　陛下聰明稽古憲章　祖宗洞見是非眞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

奸邪有源流　不許堂除通判　好生之德

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伏望　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　上曰所論甚詳自當便與之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　上曰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説折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　辛巳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　癸未閣旦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以旋風棒撃之至死　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　陛下好

結獄不賞　夜奏損　倚災戶錢
盜死理　觀議目　閣傷帖

生之德天下共聞　甲申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强盜未經結録已前在獄身死吏不理爲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爲吏受賕鍛煉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爲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　丙戌　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　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壬辰詔四川災傷州縣委失檢放人戶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　乙未王庶知鄂

王庶獻論十六篇　上元帥府事跡　考校監司縣令　論失出死罪

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篇　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祕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府潼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續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詔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曾布增强盜贓錢遂皆不死翌日　上以語宰執曰此極激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爾　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

宋藻十君論　偽齊陷唐州　岳飛起復　官句改官罷任　宗子訓名

丑興化軍免解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　上召對特補右迪功郎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飛再辭　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己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得以次進從之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　壬子時正陰雨　上數

慮陰雨害麥　王縉諫取青碌珉瑨

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　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祐　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縉諫上取青碌璹瑨　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璹瑨數十兩止造一帶鞓襯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充銅本　上曰不若別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　上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　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

大將賜功臣號　復翰林侍讀　論六部不任事

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號皆自此始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冲再辭新命　上乃令改命自　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經　元豐　紹聖再省至是特以命冲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事　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便能決斷天下事耶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尹除授之間理宜措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有風力

定四十大邑　劉大中言內外任

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爲任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之不任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等爲四十大邑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恥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爲人擇官寖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補外任非唯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爲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爲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　上謂大臣

留金器賞將帥

以儉素為家法

王庶論名節等事

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
擧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
何必美觀趙鼎曰　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䌷衾
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黃
䌷也上曰令則䌷亦自難得朕所服皆黃素羅衾褥
自　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　陛下之家法
也　新知鄂州荊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
制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工日入對首言今日之
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
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　上韙其言
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

王庻乞都荊襄

留爵祿賞戰士

前　上乃燕見之庻言益深嘗跪而問曰　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荊爲可荊州左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異之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關閤門引對復舊典也　甲戌戶部言同知閤門事藩永思增給餐錢不應格法　上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閤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遥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　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

更除宮觀法

命廣西帥買馬

閱習水軍戰艦

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部按格擬差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廣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旣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閣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鬬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

論收撮課子弊

秦檜知溫州

言者論交子弊

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閩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借牛租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乙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溫州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而未有所樁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行之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樁垛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

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榷貨務樁撥見錢矣續降
指揮印造和糴本錢文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
而未聞樁撥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糴
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榷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
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
榷貨務樁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
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
子先令庫務樁垛見錢行使之日齎至請錢者不以
多寡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一
節有礙則商旅貿遷井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
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閭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

度牒且猶有偽數寸之紙其無奸偽乎伏望詳酌利害吏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又言昨見朝廷令榷貨務樁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東路行使其後改爲交子欲廣行用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樁糴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並未見樁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爲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糧實邊減般輦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偽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

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爲售四
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収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
難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欲望聖慈博採衆言付大
臣熟議或以其置造以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
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允便令持關
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庶
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
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工部侍郎
趙霈時爲諫官亦言其弊有五刑部尚書胡交修時
爲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寧大錢覆轍
可鑑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

廢交子復為關子

拘官船備漕運

焚香禱雨

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眞贋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僞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遺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繇是遂復爲關子焉　丙戌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籍官司舟船以備漕運從之　辛卯輔臣進呈

上方以愆雨爲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雲氣朕焚香恭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鼎曰　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祐　成忠郎李沆上　皇宋大典三卷詔

李上宋典金犯張屯貽禁鎔寶
沆皇大星畢俊盱鈒錢

進一官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　上諭大臣曰占法邊有敗兵當諭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象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所臨分野　上曰畢主趙地然既云邊有敗兵則我亦不得不戒也　壬辰江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僞齊遣三百騎臨淮佇觀久之而去　甲午詔自今鈒鎔錢寶及私以鍮銅製造器物及買賣興販之人一兩已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自從重賞錢三百千許人告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試侍御史先是秘言　太祖皇帝欲以緡二

周祕論邊費　詔監司慮囚　宮中種稻

百萬匹盡易敵人之首　陛下將肆伐於北方於常賦之外薄取於民蓋不啻二百萬縑矣今經常之費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免若不稍加靳惜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縑之直無幾矣欲望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據管毋令有司輒有侵耗庶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行府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行者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著爲令　六月丁酉朔　上謂趙鼎曰朕以宮中親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頃長四寸

半真可喜也　癸卯詔汪藻續次編類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寖零落可惜乃先進藻一官令接續類編　甲辰新知鄂州王庶知荊南府兼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荊南屢爲盜殘庶與士卒披荊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瓦爲民室廬闤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爲雄藩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　上曰知之上天

趙鼎奏地震

詔自責求言恤民

譴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 上曰頤浩之罷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荅天譴耳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 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令費用浩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 己酉手詔略曰廼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强譊滋彰垂氣致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州郡守

張浚請幸建康　張浚軍聲大振　大暑疎放

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為姦　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以浚將渡江廵按故也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喻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三命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壬子　上御正殿疎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

秦檜知紹興府　罷交子務官吏　慮雨妨事

故也　乙卯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　詔交子務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為糴本關子而摧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路受納錢物浩瀚若印押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乞勒令分析於是遂罷　丁巳　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　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結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吏不可擘畫大率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蓋喜之也　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對　上望見之曰少項當詳諭王弗令竭力

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

地利　太上皇於斯二者兼舉而無遺修水旱之

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

紹興之初兵孥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困

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

不能奉承也肆　主上休兵以來博採羣議遣使

講求兵之屯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營田者責之守

臣兩淮荊襄膏腴之地墾闢幾徧行之數年殆見

公私兼濟倉庾盈溢羊祜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

矣

王縉言地震陰感　久任江淮守臣　治天下在賞罰

右司諫王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邊防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 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臣參酌 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爲長久之計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用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輔臣進呈 上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説及在官者以三年爲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爲去計矣況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縉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

上論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

已刑固不可淫以逞也然茍有罪豈可不以刑威鼎曰近時贓吏雖不能依　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爲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史臣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刑聖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貸一贓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懼縱一姦民而天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爲仁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兹用不犯于有司者明于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

乞除令
堂縣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利之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爲治其亦不仁之甚哉　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辛酉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　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令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　癸亥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　道君不豫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顧　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趙鼎得浚書云建康入納

不變鹽法　定牒試不實罪　漕司附試

鹽錢甚盛　上曰沿路既安商旅放心來往鼎曰亦緣久不廢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有增也　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漕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保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